

# 懷大愛 做小事

倪  
曉  
暉



Pearl Pearl  
是倪曉暉領  
養的愛犬，亦  
是合資格的治  
療犬。

◀ 在港推動動物輔助治療雖艱辛，倪曉暉卻無悔走這條路。「我覺得是自己選的，就要為自己負責。當然是會擔心的，老了怎辦？可能沒那麼長命吧！就不用想那麼多。」

遊歷不同星球的小王子，這回終於來到地球，遇上了狐狸。在小王子臨別前，狐狸跟他訴說了一個秘密。

「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，很簡單的秘密：只有用心，才能看到真實。真正重要的東西，用眼睛是看不見的。」

這些年來，動物輔助治療師倪曉暉一直用心追尋的，或許正是常人眼中看不見，在她心中卻永佔一席位的真實。

香港首位及唯一取得認證的中級、高級動物輔助治療師。為理想，2013年曾遠赴台灣PATA考取相關認證，回港後創辦「香港動物輔助治療協會」，在動物輔助治療仍是一片荒漠的香港默默開墾；2015年更裸辭，全情投入協會工作。期間面對的，卻是旁人的不解與質疑。

「甚麼？你又去玩狗？」

「你做這些有錢嗎？去電台訪問有錢嗎？」

樂在其中，收入卻追不回過往；當年一起畢業的同學，薪酬拾級跳，自己卻為理想活得一點不輕鬆，也曾令她反覆自問：「現在都為了甚麼？老了怎辦？」

疑惑中，日子猝然溜走，沒有答案。但秒逝的生命，月月年年，卻像跟她無聲對話，終於令她想通了點甚麼。

「如果我人生只剩10年，我想做些甚麼？我就覺得我想做些我相信的事，做些我喜歡的事。」



香港動物輔助治療協會目前約有60組狗主與治療犬的認證治療犬團隊。

走着走着，就此6年。由當初豁出去創辦協會，社工正職和協會職務雙線並行，到後來裸辭並全情投入，再回歸至現時兼職社工同時亦兼顧協會工作。如果這是場實驗，由實踐理念開始，走到現在，可能也到了分叉路口，到了要探索前路的時候。

「(開始時)也有輕輕想過，如果不成功就回去做社工吧！反正這也是我喜歡的工作。目前就是這個關口，因為都已經(成立)6年了，而我辭了全職，兼職社工和HKAATA(香港動物輔助治療協會)兩邊做也都有2、3年了，也是時候想要如何發展。」

### 有狗在場便可以？

動物輔助治療的領域廣闊得很，應用對象包括自閉症、特殊學習需要、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、腦退化症、殘障、精神病、智力障礙、創傷後遺症等人士。透過專人設計的遊戲中人與動物間的互動，改善對象的行為及情緒問題。

「是不是有狗(在場)便可以？便可以完成所有治療？」、「真的那麼神奇？摸一下就會好？那我不如自己養隻狗吧！」曾有自閉症兒童的家長如此提出，令倪曉暉哭笑不得。

「然後我們要花很多唇舌解釋。以為上了六節小組便能脫胎換骨？其實不是這樣。」實情是，治療成效很講求服務對象、治療犬及家長的相互配合，缺一不可。「動物輔助治療，所指的就是動物輔助在一種治療上。如果是心理治療或輔導，例如用於焦慮症，人有情緒，牠(治療犬)也有情緒，便一起討論緊張時有何身體反應，人有甚麼，狗狗又有甚麼，由狗開始

導入他會容易接受些；如果是物理治療師，可能會拋球、梳毛，做些肢體上的訓練；也有些是狗狗加言語治療，所以是很多元化的。」

### 一片荒涼中起步

動物輔助治療，香港是荒漠。由社工到動物輔助治療師，從一片荒涼中起步，觸發點正是當外展社工時接觸的青少年。

「這15年來我做的全部也是一些社會上較弱勢的青少年和小朋友。會考零分的、家裡有些不同問題，即可能父母吸毒，有些更沒錢吃飯，有些很小便懷孕的。」

從小到大也喜歡動物的她，當年跟姊姊養了隻兔子，任職外展社工時，常跟邊緣青少年分享兔子的照片，說着說着，才發現原來他們也養過不同動物，動物似乎可以作為打開話題的工具。

「一次他們問：『Miss，有沒有機會可以接觸動物？』然後我便帶他們去狗場做義工。」

到場後，各人都獲分配一隻狗。其中一隻狗特別膽小，連下樓梯往遊玩場地也不敢。結果那位負責照顧牠的年輕人，便坐着陪牠，整整兩小時。

也因為膽小，狗狗一直不吃年輕人手上的雞柳。但兩個小時後，牠卻興奮地跑過來說：「Miss，牠吃我的東西了。」那一刻，倪曉暉感動莫名——「他們為何可以如此暖男？」也忽發奇想——「這個世界有音樂治療、藝術治療、園藝治療，那會不會有動物治療？」

急不及待上網搜尋，並無資料顯示「動物治療」！但卻有「動物輔助治療」。再搜尋相關文章，發現僅得兩個遠在美國的遙距課程可供修讀。

「我讀了兩個，讀完後知道真的有這回事，而前線工作，就一直靠自己的經驗、感覺去試做。」

### 遠赴台灣追尋理想

及至2013年，她得悉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協會(PATA, Taiwan)有初級動物輔助治療師課程，便立即請假去讀，當時她是全港第一人修讀此課程。

從小在動物的陪伴中成長，她自覺受動物的恩長大。當人們覺得摸動物是件開心事，她卻更上層樓。「前線經驗告訴我，不單是開心，而是應該有專業的介入，讓動物對人的影響更深入更長遠。」

一個星期五晚上，到台灣上第一課動物輔助治療，老師講授的，正是相同理念。課堂上，她不禁淚如泉湧。「最初以為只有我自己這樣想，在那麼近的地方竟然有人跟我一樣想法……」



由初級認證動物輔助治療師起步，幾年來不斷努力升級，現為香港首位及唯一取得認證的高級動物輔助治療師。2018年，倪曉暉以高級動物輔助治療師身分往台北分享及授課。



得台灣犬隻行為專家，人稱「熊爸」的王昱智支援，在港推行快樂治療犬教育。

### 裸辭投入協會工作

當年考取了初級認證動物輔助治療師資格後，對當地「人與動物應該平等及互相溝通」的理念深感認同，很想在香港推廣同樣理念，她便一人成立「香港動物輔助治療協會」。

成立之初，她仍是全職社工，下班及放假便處理協會職務。「維持了2、3年我覺得太辛苦，同時亦覺得兩邊也做不好。」她也就裸辭，專注做好協會工作。「後來發現做了那麼多年全職工作，沒一份特定收入，人是會很緊張的。」她於是邊做兼職社工，邊兼顧協會職務。



## 甚麼？你又去玩狗？

6年間，為理想用心經營，付出與收入未成正比，遇上知音人或許是幸運，旁人百思不解則是常規。

「這10多年，我每次去狗場做義工時，爸爸總會說：『甚麼？你又去玩狗？』當我有天跟他說，我要辭職去做HKAATA時，他不作聲，但回來時常會問你：『你做這工作有沒有錢？去電台訪問有沒有錢？』」

「我想，父母不是貪錢，絕對不是。甚至他們會說，這個月的家用你可以遲些才給，其



未停提升自己，2017年曾到英國進修，並在當地與治療馬合照。原來除了狗、貓、馬、兔、鳥、寵物豬等亦可成為協助治療的動物。

任職社工時在狗場做義工，亦是狗場義工的工作，間接為她打開通往動物輔助治療的大門。



「因為治療犬的數目不多，亦限制了牠們的工作時數，所以每天接的個案不會太多。例如一天有三個地方找你，視乎治療犬的體力、年紀等，牠們平均每天最多工作1至1.5小時，有些個案也就會推掉了。」

實他們都是支持的，但他們會很擔心，你究竟能不能夠make a living(維持生計)？」

收入難及以往，她心中有數。「以前做社工，收入也有3、4萬，現在頭幾年連四分之一也沒有。當然我沒公布過我現在賺多少，但他們都會知道，一定不會有以前的收入了，這都會令我自己有壓力。」

## 時間與收入不成正比

從未申請資助，協會成立至今，均是自負盈虧。收入主要來自動物輔助治療收費服務，如服務使用者為弱勢社群或困難家庭，則可申請費用減免或豁免。

她坦言，動物輔助治療的營運，成本不輕。目前協會約有60組狗主及治療犬團隊。「我們堅持給回狗主交通津貼，還有每年動物與人互動的保險支出，成本很高，收費又不能太高……」加上自覺不是生意人的她，從來就沒想過把這項業務，當作生意營運。

遇上個案很有需要，她又甚少忍心不幫。「我的朋友說我常心軟，常覺得對方好像很有需要，就便宜一點或免費吧！以致投放的時間與收入不是太合乎成本效益。」

## ABCD……EFG

說沒回報嗎？又不盡然。只是這些回報，必須親身經歷如她，才能用心體會。

「一個3歲自閉症小朋友，來時只能發出『唔唔唔』的叫聲，不太懂說話。我們都沒想過要他說話，只期望他有多些不同聲音。除了『唔』，還會不會有依依呀呀呢？」

小孩對人全無興趣，並不理人，唯獨是每15分鐘，他便會拿來自己及倪的鞋，並拿起倪的手疊著自己的鞋，要求她幫忙穿鞋。奇怪反應，直教倪曉暉摸不着頭腦。



動物輔助治療透過專人設計的遊戲人與動物間的互動，改善對象的行為及情緒問題。圖為倪曉暉與個案患者一同感受與治療犬的互動。

知道小孩喜歡英文字母，倪便嘗試用英文字母將他與治療犬聯繫，幫他建立興趣。直至5、6節治療後，奇蹟出現。「多多！」以為幻聽，但小孩確實喊出治療犬的名字。

狗主知道小孩喜歡英文字母，便送他英文字母拼圖。倪便順勢向小孩提議，不如我們一起唱歌給多多聽吧！當倪唱：「ABCD……」小孩竟接下去：「EFG……」驟聽似很神奇，實情卻是：「這個小朋友常看網上短片，接收了很多資訊，因在腦裡不能出來。我覺得狗狗是條鎖匙，幫他開啟。開了後，他便不停重覆這首歌，這是自閉症小朋友的特質。當然這是有限的發展，但他能說話卻令我覺得很開心。」



於動物輔助治療介入模式研討會上，與日本、英國學者交流。

## 看不見的另一面

還有一個焦慮症的小朋友，半夜會夢遊、大哭。接受治療前，他從不分享自己感受，透過治療犬伴讀的互動，慢慢幫他建立自信，後來發現他的狀況跟爸爸很有關連，也就請他父親一起參與治療。

「平常爸爸對他很兇，因為小朋友很不合作，治療過程卻讓他看到兒子的另一面。」

小朋友原來很細心。治療犬想喝水，他會倒水，倒完又會觀察牠還要喝多少。親子關係就在治療過程中逐步改善。後來團隊更把母親也叫來，整個家庭一起參與治療。

「以前只會報喜，小朋友之後更主動向家人表達，慢慢會跟媽媽說：『你這樣做我有點生氣啊！』」

「以前媽媽不能立即滿足他要求，他會生氣、發難，現在卻會等待多些。因為治療期間狗狗會累，通常會先等一下。」小朋友的行為就在互動中被潛移默化。



在香港推廣動物輔助治療不遺餘力，曾與本地組織合辦國際研討會。



## 想想當初為何會開始吧！

撇除能否維持生活，倪曉暉說：「我覺得(動物輔助治療前景)是樂觀的。」

「現在很多人開始為動物發聲，知道動物對人是好的。國際上也開始有不同的動物輔助治療研究，開始有很多成功的故事出現，大家也會開始去試。」

現實是，在動物輔助治療仍未被大眾視作專業，在凡事講求效率的香港人仍未全盤接納對動物要講求平等、空間等概念前，要堅持下去，也許不易。

「能捱多久？你問得真好！我最近都在問自己。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我想財力，我自己也是個節儉的人。我不買名牌，不做facial，我覺得交到租，不要餓壞貓狗，自己吃到飯，已經足夠。」

「心力呢？要如何營運一個機構，現在也是摸着石頭過河。但我常懷着一個信念——懷大愛，做小事，To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。我覺得都是很不容易的，有時都會覺得累……累的時候，就想想：到底這件事的成功感、滿足感，還在嗎？就想想為何當初會開始吧！」